



中国北方多地——

一个提前到来的冬天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郭玉洁 李 强
实习生 黄永涵

气象历史将会记录对人类为害最烈的暴雨、寒潮、热浪和大风，也会记录2025年这个不那么起眼的、提前到来的冬天。

在中国人民欢度第76个国庆节后，来自北极地区的冷空气强势向南横扫。根据中国天气网推出的“秋冬地图”，截至10月22日，秦岭淮河线以北，大部分地区已处在气象学意义上的冬天。石家庄在10月18日入冬，是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冬天。

10月20日，北京今年立秋后最低气温首次低于0℃。这个城市至少有700万辆电动自行车。20日前后，在南二环外的路边，一家杂货店早早迎来电动车“挡风被”生意最好的时刻。屋檐下、店旁的铁皮围挡上，都用衣架挂满了挡风被。骑电动车巡逻的警察、送外卖的骑手、上班的年轻人，紧急前来加装。在此一周前，最低气温约10℃，一位北京市民就在天坛公园看到两只松鼠很忙，一只松鼠倒趴在树上，四肢并用，嘴里衔满了枯树皮，这是筑巢用的。它行动急促，“仿佛在和时间赛跑”，这位市民说。当冬天真正到来，松鼠做好了温暖的窝，就很少离开洞穴了。

10℃，是很多哺乳动物被触发冬眠的临界线。在人类社会，“冬”的气象学标准也围绕它建立——当“5天连续滑动平均气温(连续5天的平均气温之和再除以5得出的数值)”均低于10℃，就是冬天来了。

北京丰台一家壁挂炉店店主说，国庆假期后第三天，维修壁挂炉的活儿渐渐多起来，这份忙碌比去年提前了半个多月。智能燃气表精准记录着剧烈降温的日子。

一个突如其来的冬天，却不是孤立存在。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许小峰此前担心的是，冷空气迟迟不来——这与全球变暖的背景相关，春季以来，今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更暖。暖气流太强了，以至于直到10月上旬，暖气流还在中部顽强抵抗冷空气，难以消退。两股气流的强势对抗，在一些原本拥有干燥秋天的地区，如河南、河北、山西、山东、甘肃，制造连绵的降雨。而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南部又多见秋日高温。10月5日，南方多个城市气温超过38℃，在一些地方，“贪凉”的桂花9月还没有飘香。

10月18日前后，这股来自北极的强冷空气终于冲破了南方暖气流的封锁线，几乎把国内全境的高温天一扫而空。在许小峰看来，冷空气进入，这是大气环境必然会实现的能量“平衡”。“不然更不正常了。”就在北京提前入冬的时候，南京终于迟缓地入秋了。

在北京，还有人困惑自家电动汽车忽然掉电很快，被人提醒才意识到，是因为天气冷，“怎么会想到才10月就冷得掉电”。在北京松榆西里社区，仍旧枝繁叶茂的大柳树被砍掉——它们挡住了阳光，屋里更冷了。喻寒菊去超市购买自己最喜欢的“普罗旺斯西红柿”，发现价格涨了一倍，比往年秋冬涨得早。以前她买三四个，这次只买两个就离开了。

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，10月18日-24日，大白菜、圆白菜、芹菜、韭菜、茴香、菠菜、小油菜、油麦菜都涨价了。北京新发地的“每周市场动态”中写道，“本周，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提前进入气象学意义的冬季，北京也已经入冬了，比往年提前了十几天。河北、山东许多秋季蔬菜还处于生长期内，由于低温寡照，冷棚蔬菜几乎停止了生长，蔬菜的产量大幅下降。”“云南为北方地区生产的蔬菜还处于生长期内。”但该文也指出，近期一些蔬菜的价格基本上已经“涨到头”

□ 王雪儿

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的学生一入学就要上一门“艺术必修课”，这是一门看似与“新闻传播”或“农业”毫不相干的课程。

这堂课，不教法，不授模板，而是让学生聆听一段音乐，用几何、线条和色彩将内心的情绪“翻译(抽象)”成画面。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未受过美术训练，有人甚至“自从学会用圆规，就没咋徒手画过圆”。

在这样一个被数字和技术驱动的时代，艺术有什么用？不少学生心里都打过问号。

依据各地高校《2025年度拟撤销本科专业公示》，湖南大学、辽宁大学等985、211高校均撤销了部分艺术类专业。即使是艺术类特色高校，也在做“专业减法”。

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，有研究高等教育的媒体统计，876个艺术类本科专业被撤销，数量占所有撤销专业数量的13.5%，位列第四。一些艺术专业开始更多地和“AI”等数字技术相融合。

在这个强调数字技能的时代，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教授敖松和他的同事们坚持着一个“不合时宜”的理念：以艺术育人，坚持“无用之用”。带着一群“零基础”的学生，把艺术教学实践坚持了10年。

“迷茫”是许多刚入学的学生普遍的心理状态。在这门必修课上，有学生用无



10月23日，江苏连云港，工作人员对高效农业示范园的温室大棚进行维修保养，调试保温棉被、电机线路等基础设施，确保降温期间大棚作物的正常生长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

10月27日，随着北京迅速降温，北京故宫周边进入最佳赏秋时节。图为故宫西华门秋色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

10月20日，北京市最低气温降至0℃以下，北京南二环一家杂货店门口，一位外卖骑手为自己的电动车添上了挡风被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李 强/摄



10月20日，北京松榆西里社区，一个男人爬上柳树，试图修剪一部分挡住阳光的枝叶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李 强/摄



10月22至24日，霜降前后，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接降温，最低达到-9℃，永吉县西阳镇狼头村接连3场寒霜，枝头树叶还绿着却已挂霜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了，价格将有所回落。

喻寒菊说，气候变化对人来说不是冷一点或热一点的问题，是“衣食住行”。她知道对那些靠着农作物吃饭的人，突然到来的冬天可能更残酷。在甘肃渭源，郭琳琳要在“冬天”继续被连阴雨阻挠的秋收。渭源县部分城区已经在10月21日启动集中供暖，提前了10天。

在她生活的农村，10月16日晚开始下雪，17日早晨，郭琳琳看到地里的积雪有三寸厚，心情沉重——最低气温还在0℃以上，雪化得快，一天过去又变成水，让田里更加泥泞。10月25日左右，按照寻常天气，秋收应该基本结束。郭琳琳在兰州农村的家里种了五六亩百合，一两亩玉米，现在玉米收回了一半，百合几乎都在地里。

一些动物像人类一样措手不及。

42岁的胡波说，他常进行野生刺猬救助与科普，今年中秋节过后，他接到的求助电话或在线咨询不少来自北京、天津、河南、山西、东北等北方地区，比往年同期增加40%左右。

最近两周的求助，已与更早的时候大不相同，不少刺猬被发现时已冻伤、失温、休克，或被冻死。如今，北京室外的最低温度已低于刺猬的“安全线”，但一

些刺猬可能尚在储备过冬脂肪，或还没找到合适的洞穴。

刺猬在城市里过冬一直是难事。胡波说：“只是人没有真正地特地去观察这件事。”他估计，北京每平方公里有1只刺猬。北方的刺猬通常在中秋节前开始打洞准备过冬，洞深要超过1米。

“一个星期以上，才能打一个安身立命的洞穴。”胡波说，在城市里，有很多刺猬打着洞，发现下面是混凝土、砂石，刨不进去，不得不更换地方重新打洞，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因遭遇气温骤降而冻死。胡波说，刺猬还爱在树根处打洞，因为落叶会堆在洞口保温。但今年10月中旬降温时，北京许多树叶还是绿色的，尚未枯萎凋零。

冬天迟早要来的，北京一名资深植物保护工作者纪明洁希望树木及时“意识”到这一点。

她的工作日常是养护树木。10月18日前后快速降温，她换上短袖穿上了羽绒服，对于树木她并不担心，反而觉得这是好事。今年北京秋天的前期偏湿润，容易让树木“误解”冬天还没到，继续长。这次降温有直接降至0℃以下，不构成冻害，还能让树木感知到季节即将更替，进而，将树枝树叶上的养分回流到根部，准

备休眠：“该落叶落叶，该干吗干吗。”她记得，2009年一次断崖式降温直接降至0℃以下，低温持续了一个月，一些树的叶子一整个冬天都没机会落下，干在树上；一些枝条的养分没来得及回流到根部。而枝条因为水分含量高，更容易结冰、被冻伤，甚至滋生冰核细菌。

植物以这样的方式适应“四季分明”的温带大陆。冬季，北方植物进入休眠状态，上冻的土壤能在根部保留充足的水分。近两年是暖冬，纪明洁认为，暖冬有时也不好，土壤冻不实，水分蒸发，有时还需要人工补水。

秋季，过多的水会让植物“误判”生长时机，长“徒长枝”，木质化程度低，不抗风，冬天的风雪来临时，徒长枝总是先被折断。但好处是，她发现今年初秋，树木的颜色得更翠绿，也可能营养更充足，或许“持叶期”会更久，能随着降温在树上慢慢变色，或许秋景会更漂亮。

有时候，植物也会像人一样“错认”季节。喻寒菊一年要去几十次国家植物园，对北京各公园的植物如数家珍。国庆假期，她看到了紫薇和木槿还在开花，很意外，因为这是该在夏天盛开的花。

10月20日前后，喻寒菊又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看到一朵艳丽的北美海棠花，

它的花期是春天。她有点感慨，“它开错了季节”。这是正常又不寻常的事。植物有“春化作用”——经历一段持续低温再升温时，激素受到刺激，会“以为”冬去春来，于是开花。喻寒菊知道，错开在秋天的花不可能结果了，因为真正的冬天马上就来了。但她经常觉得植物比人更有韧性，因为大自然一直都很容易“变心”。

这个秋冬之交，一个曾登上社交媒体热搜第一名的话题是，“东北网友拍下不少燕子滞留没南飞”。视频里，黑龙江五常地区有居民拍到，几十只燕子在附近停歇，好像在取暖。这与当地的突然降温有关。但东北林业大学的鸟类专家许青向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进一步解读，鸟类很难直接被冻死，意外死亡，多与缺乏食物相关。燕子只吃飞虫，飞虫可能在降温中减少。他还指出，“几乎每年都有这种现象”，也不能被称为“大批”，燕子是分布极广泛、数量极多的生物，仅在一个东北村庄，很可能就生活着上千只燕子。事实是，东北地区的燕子并没有大批滞留。他长期在东北做鸟类监测，9月中旬，他已经观测到，哈尔滨当地繁殖的燕子数量剧烈下降——因为大部分都完成了南迁。

他说，视频中的燕子数量，在整个燕

子种群的数量占比极小，并不构成对该地燕子种群的威胁，而且迁徙一直是个充满自然淘汰的过程，“肯定有早有晚，这跟人跑步(的道理)是一样的”。

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另一位专注燕子研究的学者刘宇也告诉记者，几十只，甚至一百多只燕子，在整个燕群数量基础上属于极小部分。燕子在漫长的迁徙途中会遇上各种极端天气。根据他们两次在中国的燕子调查数据，不足一半的成年燕子能在第二年春天成功飞回巢里。冬天，在中国繁殖的燕子，有的会飞往东南亚、澳大利亚，燕子的迁徙一直都是用生命做赌注。

燕子“滞留”事件引发了与其科学意义不匹配的舆论热度。科学界要对燕子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作出审慎的判断。多位鸟类专家受邀答疑，有人说，判断“这是偶然事件”，但马上就要回答另一个背景性的问题，全球变暖的趋势是否会对燕子生存产生影响？答案又是肯定的。

刘宇忧虑的事实是，在全球变暖背景下，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在上升。

他正在进行关于全球变暖对家燕繁殖影响的研究，实验做了两年，但还只有初步的进展。他介绍，国内的系统鸟类调查开始较晚，缺少历史数据。2017年，我国开始一项“全国燕和雨燕调查与保护”项目，目前，全国各地有许多公众参与其中，记录并汇报本地的燕子栖息、繁殖情况。另一位研究者此前曾对媒体说，今年几地燕子的“滞留”遭遇尚不能代表当前气候变化已经对燕子种群产生了广泛影响，“要靠一些具体的跟踪研究才能够得到科学结论”。

或许，当人们好奇身边的生物在经历什么的时候，最想知道的其实是，人类自己究竟在经历什么。对于这个短暂的秋天，我们知道的还不多。

在2025年的秋冬之交，纪明洁看到，北京的一些植物爱好者在一个微信群里分享物候观察笔记。比如10月19日，在国家植物园北门，有人看到连翘开了。这也是本该春天开的花。还有人观察到绣球、海棠、樱花开花。纪明洁也不知道这些情况意味着什么，“需要更多数据、更长期的观察研究”。

在相似的时间，一位武汉的鸟类救助者在最低温度接近10℃的深秋，还在湖面看到了成群的金腰燕。她救助燕子有10年了，这是第一次在这个季节在武汉见到金腰燕。她也很疑惑：它们不是本该最迟在9月底就南迁吗？

喻寒菊出生在秋天，“这就是属于我的季节”。今年她感觉到，夏天延长了，冬天提前了，秋天特别短。

她的感觉被来自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大数据印证。以北京为例，20世纪50年代秋季平均长达53天，2012-2024年的平均值是42天。今年，南京于10月18日入秋，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晚入秋的一年。杭州于10月19日宣布入秋，较常年同期晚16天，打破最晚入秋纪录的同时，也刷新了夏季最长纪录。

2025年10月的社交媒体上，有人担心“失去了秋天”，有人找到了几棵树上的秋天。白蜡已经变色了，柿子红了。

“树在慢慢适应，人也要慢慢适应。”纪明洁说，树没有人想得那么脆弱，树在户外不断接受环境的刺激，有时是一种锻炼，而人总在“温室”里。在工作中她经常感觉到树的智慧。比如，如果树倾斜了，树也会“想办法”在另外一边增加配重，慢慢地达到平衡。气候变化给树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，北京的春夏变得更湿润，一些干旱环境高发的虫害减少了，但另一类虫子的防治又变难了。

在一个提前到来的冬天，最冷的是夜晚，夜晚也有不在建筑里的人。在北京东三环，10月下旬的一天夜晚，一个施工者在工地上忙碌，他笑着对记者说：“(冬天)能有啥影响，多受点儿罪呗。”晚上9点到凌晨5点，他在这座城市的工作时间，最小限度地影响这座城市大多数人的生活。当黑夜降临，温度降低，行人渐少，他们出现在要重修的路上、要维修的地下管道旁。他们裹着大衣，或穿着棉服。当人们在清晨醒来，挤上早高峰的公交地铁时，他们已从马路上消失了。

(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纪明洁为化名)

育的“七艺”，艺术一直都被认为是受教育者最基本的素养。

清华大学教授李骏长期开设课程“艺术的启示”，后来，他将其整理为《艺术通识十六讲》并在序言中写道，“学校需要知道学生‘需要什么’，也需要知道学生‘想要什么’……艺术通识教育从探究学生想要什么始，到确定学生需要什么终。”

今年夏天，敖松和同事们带学生去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草原进行工作坊训练。头三天，不布置任何训练作业，让学生们“野化”，复苏他们的感受力。慢慢地，学生们从起初的拘谨到后来“不睡觉也要等日出”，从对自然的恐惧到在自然的母体中吸取能量。这种看似“松散”的教学方式，背后是对人、对教育的本质的探索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——同学们放松了，创作的天性也随之释放，作品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了。

“我们要做的不是灌输技巧，而是打开他们感知的阀门。”而这种感知力最终会导向一个丰满的精神世界。在敖松看来，这些看似“无用”的艺术实践，正在为年轻人提供着精神支撑与情绪出口，“艺术让人成为人”。

前不久，敖松和他的同事们将近10年的学生作品分成4个部分放置在一场名为《蕴·无声》的展览中，这场展览设于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一个由“工作室、楼道空间”改造的展厅里，“蕴”，是积蓄，也是生命力。“总有些种子要在边缘处生长，‘无声’绽放。”

一迷茫，就想搞“艺术”

数个层层嵌套的圆圈填满画纸，有人在纸上布满尖锐的三角、缠绕的乱线，也有人用碰撞的几何体表达“破碎与混乱”“秩序与混沌”。

一篇以眼睛为主视觉的作品里，眼泪是锐利的三角形，“这源于一段不尽如人意的感情经历，直到渴望被刺破，留下破碎的眼泪，才发现自己空裂的心”。

这份结课作业敖松给学生一个学期的制作时间，有学生说，“一迷茫，就找‘艺术’，一焦虑，就搞‘抽象’”。这是一份没情绪就做不出来的作业。

哪怕是绘画零基础的学生，仍然可以用这种最古老的艺术形式释放自己的情绪。这个发现源自敖松曾经的学生、如今的同事钱星羽。两年前，钱星羽总是因于负面情绪中，敖松让她每天都画一幅画，可以表现生活中的任何事。200多天的时间里，钱星羽画了190多幅画，有练八段锦的肌肉，有头痛时颤抖的身体，“冒火”的发红，还有不知道画什么时用问号组成的脸。寥寥数笔的简笔“画记”，帮她学会了和情绪相处，也收集了来自生活的创作灵感。

“哪怕在农业大学，学生的身体、情绪都是艺术的种子，看你愿不愿意让它生根发芽。”敖松从教31年，10年前因

本科导师这项教学制度得以近距离与学生接触，面对着一群没拿过画笔，但很有感受力和表达欲的文科生，绘画专业的他选择先通过“摄影”带领学生下乡创作。

学生们凭着直觉对他们眼中的乡村景象按下快门，有坐在拖拉机上的一家四口，在田间梳头的女人，扛着锄头的劳力，木门前打盹的奶猫……年轻人透过镜头重新理解土地，也在影像中反思“现代性”与“乡村价值”。

10年后，敖松却想“回归绘画”。这种变化源自他对学生的观察。他发现“绘画”这一古老的视觉表达方式可以更加直接地作用在学生的身体之上，它所唤起的艺术体验更加鲜活，“以前(学生们)一撒出去就没影了，想法很多”。现在孩子在被“无用”所困，更关心就业和成绩，心态上显得有些“拘谨”。这些孩子需要更纯粹的艺术体验，帮助他们突破思维定势，激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

“在人工智能时代，直觉比计算更重要。”敖松认为，通过艺术训练，让学生们在自然环境中去捕捉瞬间光色的变化，让他们在自然母体中感受生命的力量。

美育的价值，并非一个新鲜的话



从2013年开始的课程作业，学生用大色块、线条、几何图形等重构自己的自画像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雪儿/摄

题。蔡元培曾提出《以美育代宗教说》，吴冠中指出“美盲”现象。梁启超说，人类固然不能个个都做供给美术的“美术家”，然而不可不个个都做享用美术的

“美术人”。

现代社会，专业和分工越来越明晰，艺术好像也成了“艺术家”的事。但不论是从周朝开始的“六艺”，还是古希腊教